

忆九沿山剿匪战斗

榆林军分区原副司令员 惠巨才

1937年4月25日，周恩来副主席一行25人，乘卡车从延安出发，准备经西安到南京同国民党政府进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谈判。当车行至九沿山的崂山附近时，突然遭到一股200多人的武装土匪袭击。跟随周副主席的警卫战士急速跳下车，英勇还击，虽掩护了周副主席的安全转移，但终因敌众我寡，不少同志壮烈牺牲，一些文件和枪枝也被土匪抢走。

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一传到边区部队，指战员们无不愤慨，纷纷请战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红二十九军的一部分和陕北红军独立师、延安警卫团相配合，彻底围歼这股土匪武装。当时，我在警卫团四连当班长，随军参加了这次剿匪战斗。

这股土匪原是以“哥老会”为名组成的反动武装，共有三百多人。匪首李渭武，与国民党特务机关暗中勾结，以袭击、暗杀我党中央和红军指挥员为政治目标，经常带领土匪出没在延安、延长、宜川、富县、甘泉一带山沟之中，特别是在九沿山活动频繁。他们利用地理、自然环境作屏障，拦路抢劫，行凶杀人，无恶不作。为了保卫党中央，指战员怀着高昂的战斗情绪，不顾山高沟深，昼夜兼程，来到九沿山，与敌人展开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。

九沿山座落在延安和甘泉之间，方圆六、七百里都是茂密的森林，野草丛生，荆棘遍地。大部队在这里行军有困难。为了灵活机动打击敌人，部队分成许多小分队，分头搜索前进。当时，正值炎夏，整个森林象一个大蒸笼，热得人透不过气来。找不到水喝，我们就寻摘些野杏子来止渴，有时碰到沟渠的臭水，也如获至宝。遇到阴雨天，道路泥泞，有的战士穿的草鞋被烂泥拔掉了，只得光着脚行军。晚上宿营，没有铺盖，就拔些野草当褥子。偶然碰见残垣断壁野草丛生、久无人住的破庙宇，那简直是

最舒服的宿营地。由于环境艰苦，大部分同志身上生了疥疮，但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。为了追赶包剿敌人，常常给养中断，两三天吃不上东西，同志们以野菜和树叶充饥，有时打几只野羊，算是最好的伙食。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，同志们怀着希望，坚决彻底把土匪消灭掉，保卫党中央、保卫毛主席的安全。部队休整时，战士们挑着脚上的血泡，抓着痒痛钻心的疥疮，笑哈哈地说：“为了消灭土匪，再疼再痒，咱都能顶得住”。

尽管我们以敌多几倍的兵力进行围剿，但敌人依靠地熟、路熟等条件，与我们迂回周旋了两三个月。到今年秋季，我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，困得敌人没吃没喝。利用这一有利条件，我们发动人民群众，刷写标语，开展政治攻势，这样使不少土匪缴械投降。最后只剩下一小撮顽固的匪徒拒不投降。红二十九军和陕北红军独立师的部队相继调走，我们警卫团继续追剿这些顽匪。一次，正吃午饭，接到老乡送来的情报，在离我们二、三里路远的西沟地区发现土匪。我班接受任务后

迅速出发，赶到西沟，狡猾的敌人跑了。我带领全班战士跟踪追击，翻过一座小山，来到山下一个村里，忽然发现敌人的足迹消失了，我断定敌人没跑远，带领战士围村搜查。土匪见势不妙，从老百姓家冲出来，要想夺路逃走，被我们当场消灭。经过半年的艰苦战斗，这股匪徒终于被我军全部彻底歼灭。

这时，我就象听到了老山的枪声，看到了前仆后继的身影，嗅到了染红泥土的血腥，理解了血肉筑起的长城。血染的风采，不朽的坟墓，人们的心头将永载着你们的英名。



冯刚 篆刻

陕北第一个红军女战士

陕北第一个参加红军的女同志是任志贞。她原名海棠，1914年5月出生于陕北安定县（今子长县），19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，后转为中共党员，1933年初，经党组织批准参加了陕北红军游击队，担任红一支队一分队政治指导员，接连打了好几次胜仗，镇压了一批作恶多端的地方土豪劣绅，为巩固和发展陕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很大的贡献。1933年11月，因叛徒出卖而被捕，1934年2月，她同爱人白德胜同时被敌人枪杀于瓦窑堡城南门外，时年仅19岁。（肖平 章茹）

“万岁排长”

——记老山前线某部“排长标兵”刘宝金

王炳智

在排长位置上整十载，战士们喊他“万岁排长”。“万岁”一词尽管寓意着神圣、伟大，但对于他，却别有一番滋味。临战前，当上级要他转业时，他却固执地要求让“万岁排长”的雅号响彻老山！

当军中男儿戎装扑向杀场，他却意外地宣布马上转业！这无疑是一颗重型炮弹。立时，他心海波涛骤起，想骂娘、想哭、想笑……他想到十多年来的一幕幕。

1973年12月他从三原县鲁桥入伍，因军事素质好，不多久就当上三项队教练班长，先后代表军、师、团参加过三十多次军事课目考核比赛，扛回了一面又一面锦旗，很快入了党，穿上了“四个兜”。当“官”九年，八次平职调动，战士们喊他“万岁排长”，他却憨厚一笑：“万岁就万岁，咱当排长不也一样为部队做贡献。”

想来想去不是滋味，他风风火火撞进了团领导的房门，软缠硬磨，非上战场不可。领导心软了。于是他如鱼得水，出现在“百米死亡线”上。

他在百米死亡线为国效命，可他的家里，年逾华甲的父亲瘫痪在床，母亲半身不遂，爱人一度患贫血病不能上班，刚三岁的孩子也患了黄疸肝炎。没完没了地给亲人寄钱治病，使他欠下了几千元的外债；而对战士，他却却是那样倾出情肠。刚入伍的战士小阮，军营里过

第一次生日，为使他感到大家庭的温暖，他摸遍了全身，只有几毛钱，只好从箱子里找出了一包家乡特产“金丝猴”香烟表明心意，使了解他处境的新战士欲接礼物的双手直抖动。

战士小赵产生了怕苦思想，在床上烙起了“烧饼”，还弄来了张“病休条”全休起来。他以兄长情对待小赵，用仅有的七块钱为其买了奶粉和麦乳精。小赵看着买的东，再看看排长手里的旱烟袋，感动得眼泪直流，他一骨碌爬起来，抓住他的手说：“排长，我对不起你，对不起全排同志，我是装病，以后你看我的行动吧”。当天就投入了战前训练。

他视战士为心中的“上帝”。战士认为他眼中的“路标”。领导称他是阵地上的“精灵”。

那是一个漆黑的夜晚，他将几名正副班长叫到一块，作出一项全军早就倡导，而实施连队不多的一项决定：“从今天起，不准叫我排长，直呼我的名字，班长轮换当排长，班副当班长，只有这样才能应付一切突然的情况。”正副班长听后不大愿意让他去班里当战士，只而他坚决站在了战士的行列，守哨位。



郑万民 书

而立之年，超负荷的行动，很是吃不消。可他却每天利用夜幕紧裹黎明之时，背上石头爬山头。大家一起行动时，他又全副武装第一个站在了集合地点。

“强将手下无弱兵”。一段时间的军事艺术的运用，战士杀敌更加勇敢，正副班长也多了几手指挥上的“杀手锏”。上级树他为排长标兵，还推广了他这一带兵、指挥的“绝招”。

难怪七连67名战士联名写信党委，请求给他记大功！

部队领导也不无动情地说：“请写刘宝金吧，他真是名副其实的排长标兵啊！”



本版编辑 杨乾坤

解放战争中陕西境内的重要战役和战斗

张小平

解放战争时期，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领导全党、全军和全国人民，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极其艰苦复杂的斗争。仅党中央所在地——陕北周围，就有国民党军队34个旅，25万余人，它们妄图从西、北、南三面，合围我党中央和西北解放军，摧毁中国革命的大本营。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，陕西即成为西北地区的主要战场。1947年3月至1949年年底，发生在陕西境内的重要战役、战斗有24次。其中在陕北地区有保卫延安战役、青（化砭）羊（马河）蟠（龙）战役，金盆湾战斗、陇东战役、榆林战役，沙家店战

役、岔口追击战、延清战役、黄龙战役、二次攻打榆林、宜（川）瓦（子街）战役、黄龙山麓战役等；在关中地区的有西府陇东战役、澄郃战役、荔北战役、冬季战役、春季战役、陕中战役、扶（风）眉（县）战役等；陕南地区有房竹战役、白平竹战役、关垭子战斗、牛蹄岭战斗，秦岭战役等。

解放战争中陕西境内的第一个战役，是1947年3月以胡宗南集团15个旅向延安发起全线进攻，我西北野战军防御兵团抗击敌人进攻为标志的保卫延安战役。历次战役中歼敌最多的是1949年7、8月间在关中地区

进行的扶眉战役。此役一举歼灭胡宗南集团主力四个军九个师4.3万人，使我军由相对优势变为绝对优势，为解放整个西北奠定了基础。打得最激烈、最残酷的战斗要数1949年7月间安康城郊的牛蹄岭战斗。这次战斗我一个军对敌三个军，敌守我攻，且是山地攻坚，战斗连续进行了40个小时，反复争夺十几次，我军最终攻下了主阵地牛蹄岭，占领了安康新城。

南疆那列队的坟墓

齐连声

那深沉的爱，火一般的情，伴着时代魂灵，鼓着春天的风。墓前，我沉思代替了低吟，且把挽歌压在滚烫的心胸。我懂得，最好的哀悼，更把坟墓里的信念化作坚实行动。

南疆那被战火烧焦了的黄土，簇拥着一排排列队的坟墓。黄土是那般虔诚，大山也从没有这样动情。墓碑，特殊材料制成的书页，记录着一串串人生的印记。雨凄凄，风悲鸣，但更多的还是欣慰和歌颂。

台阶石级，被人流踏得闪亮，花儿竟放，正是烈士们的笑容。我来了，带着心底里的挽歌，可是，几次张口难出声……

侯地，威严的墓门仿佛打开，一枚枚军功章挂在我笑迎，一派金辉，天地起敬！

这时，我就象听到了老山的枪声，看到了前仆后继的身影，嗅到了染红泥土的血腥，理解了血肉筑起的长城。